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 八 集

瑞 云

陳士和講述



評書《聊齋志異》選集

第 八 集

瑞 云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陳士和 講述 丁 元 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 第八集

瑞 云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何 遜 主編

席士和 講錄 丁 元 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號)

圖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號

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787×1092 1/32 印張2 字數47,000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55,120

統一書號T 10072·133

定 價(5) 0.15元

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二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志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三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群眾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四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；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盡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盡量使其簡潔精煉，便於閱讀。

五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瑞云

从前杭州有一家妓院，老鴇子姓蔡。这个老鴇子，在杭州这一帶領家的里头論起來，得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。因為在她这里的小姑娘，都沒受過特別的虐待。小姑娘要落到了別的老鴇子手里呀，那才是慘無人道啦！領家的私下里都有特別的刑罰，誰要是有個不對呀，她就得惩治，那個苦可受大了。十几歲的小姑娘，就摧殘得不成人樣子，受不了她們這份兒打罵的，跑又跑不了，干脆就只有死路一條。唯獨姓蔡的这个老鴇子，她沒有這些刑罰，也不打，也不罵，怎麼樣。完全用的是另一種手腕，慢慢用好話攏絡住你，想吃甚麼，她給你做甚麼，想穿甚麼，她給你買甚麼；外帶還請人教給你歌、舞、彈、唱……各種本事，讓這些姑娘們都覺得她好像比自己的親娘還要疼愛自己似的。趕到了掙錢的年紀，好一心一意的為她大把的抓撓錢。所以，她在這一帶領家當中，是最富的一個。眼下她自己養着三、四個姑娘，都是經過左挑右選才擇出來的，所以都是很聰明、很伶俐的小姑娘。這一天，又從鄉下買了個小姑娘來，年歲不大，才八、九歲，頭上梳着兩個小辮髻，辮髻上插滿了山上的野花，小臉蛋兒長的有紅有白的，就好像傍晚兒的彩霞一樣，甬提多討人喜欢了。所以，蔡婆子就請人給她起了個响亮的名字，叫做「瑞云」。

蔡婆子得了瑞云，非常疼愛她；瑞云這孩子也從小兒就懂事，處處都在意，不惹蔡婆子生

氣。蔡婆子早就看着这孩子有出息，赶將來非賺大錢不可，要賺大錢，就得多下本錢，所以光歌、舞、彈、唱的老师傳就請了好几位，另外还專門为她請了几位先生教給她吟詩、答對、書法、繪畫，所以格外又多花了一份兒錢。

錢還是真沒白花，瑞云从小兒就聰明，在學習上又用心，不到几年的功夫，笙、管、笛、簫、琴、琵琶以及一切的乐器，沒有一样不会的，并且作詩、下棋、寫字、画画兒也沒有一样兒不精通的。老鴿子蔡婆子对她視如珍寶哇，准知道將來能賺錢，非賺大錢不可，簡直就是一棵搖錢樹啦，甭提多高兴啦。

这年，瑞云十四歲了。别看才十四歲，長的可跟水葱兒一样，你怎么瞧，怎么像十六、七歲的。按說哪，怎么着十四歲的孩子也不能就給掙錢，可是蔡婆子可不这样想，她恨不得立时就叫瑞云入了勾欄院，以了她賺大錢的心願。

有这么一天，娘兒倆在一塊說話兒，蔡婆子可就說了：

「瑞云哪！娘今天跟你商量一件事兒！」

瑞云听見蔡婆子要跟她商量事兒，滿面堆笑答应說：

「娘！您有甚么事兒就尽管說，真格的，咱們娘兒倆还说甚么『商量』啊！您只要說出來，孩子我能办得到的，我是一定就办。」

「哟，我的好寶貝兒！这事兒娘是得跟你商量商量，娘我打算从現在起就叫你做買賣了！」

「嗯？娘您……」

「不是，孩子，你听我說呀，這不是嗎，頭一樣兒你的身量够了；再一說哪，就冲你這份兒聰明呀，不是娘奉承你，所有你這些姐姐們，她們哪一個也不如你；詩、詞、歌、賦，她們哪一個也不成；各種樂器，你也是样样精通。孩子，从這兒出去就是錢，好孩子，你要肯从這兒出去給媽媽賺錢，孩子你也算享了福啦，媽媽我也算沾了你的光啦。」

「娘！……」

「噯！」

「孩兒我的歲數太小，今年我才十四歲呀！」

「哎，我知道。你多大歲數，做娘的還能不知道哇！」

「那我們就不要……」

「不是，孩子，你不是歲數還小嗎，不要緊，咱們光陪着客人彈、唱、歌、舞，不留客人住宿呀！」

瑞云心里這份兒委屈就别提了，眼淚在眼睛里亂轉，咬着牙半天沒說話。

「孩兒你听明白了沒有？咱們先這麼办，以后你够歲數了，瞧如意了，咱們娘兒倆再商量。商量好了，再給你找個合適的主兒。怎麼樣，姑娘？跟娘說說，有什麼話就說什麼吧，別在心里窩着。」

瑞云一听，蔡婆子把話已經說到這兒了。心里想：「她是干甚么的呢！自从我賣到她這兒，她雇人教給我這個，教給我那個，她為的是甚么呢！当然她有她的用意。到這個時候，我要反駁了她，不用說，她一定是不高興，再說早晚也躲不過去。好在不是先光陪客不留宿嗎！」

我就趁着这些日子，选择一个合適的客人，到时候叫他替我贖身出去，豈不就脫离了这座火坑了嗎！這就是我的一番打算，我也得跟她說明白才对。」想到这兒：

「娘！」

「曖！」

「娘您今天不是說到這兒了嗎，这几年功夫，您对待我，不用別人說，您是心沒少費，錢沒少花，您的目的还不就是为的叫我给您掙錢嗎！」

「是呀，是呀，孩子你說的很透亮。」

「今天我要不答应您，您一定就要心里不高兴！」

「成与不成，咱們再商量，娘也不能不高兴呀，你說是不是！」

「娘，話不是也說到這兒了嗎？我也不駁您。可是我也有个条件，我說出这个条件，娘您要是依了，以后您怎么說，我怎么办，我的条件您要是不答应啊，咱們就再商量。」

「可是这样兒，你有甚么条件，我得听完了才能答应你。好吧，你說吧！」

「我的条件可不多。」

「你說出來我听！」

「就是：『价由母定；客財听女自擇』。」

這話就是說：「到了妓院去以后，一切的價錢，都由你來規定，我不管；可是你不能強迫我，說某某人，花了多少多少錢，要我留他过夜，將來選擇留宿的客人呀，得由我自个兒挑。」

「娘，是这样，咱們就算規定了；不是，咱們再商量，再核計。」

蔡婆子一听，这孩子可真叫厉害！話說的甬提多随和了，可大主意呀，完全得由她自己來拿，有心給她駁回去，可又一想：「不答应她的要求吧，免不了就得跟她鬧翻了；瑞云这孩子的秉性脾气，自己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跟她动狠的，干脆，那就叫不行。她是說的出就办的到，她真要是自殺了怎么办？豈不落个人財兩空！还得跟她打這場人命官司去。真要是这么一來，倒不好办了，头一層把我們几年來娘兒倆这点感情就給伤了；伤不伤感情倒还在其次，保不住搖錢樹就許沒有了。这种鷄飛蛋打的事兒，我可不能干！」干这个的，对甚么人兒，怎么个脾气，应该怎么样对待，她們心里都有数。蔡婆子心里又这样想：「只要是瑞云答应出來，別看她歲数不够，就这么聰明漂亮的姑娘啊，可能說，出門兒就得紅起來。过个三年五載的，買賣是越來越好，買賣好了，客人就更多了，什么样的客人都有。明擺着嘛，有年輕貌美的富家子弟，有有勢力的王孫公子，也有來往經商做買賣的大老闆，常來常往的，甚么样的客人都有，只要你露出愛惜甚么人，我就暗地里調查好了，要果然是一位大閹老，肯于花錢，我再从中給說合說合，这件事兒就算办好了，你也遂了心，我也如了願，这就叫兩全其美。好在不是还有那么一句『价由母定』哪嗎！『价由母定』就好办，真要是小丫头子看上了一个貧窮的主兒，我一口价，就能給他要跑了；小丫头子呀，怎么鬼，你也鬼不过老娘我去。」想到这兒，忙說：

「行了行了，寶貝兒，就依你！这是你的一点志向，我也不駁你，你既然想这么办，媽媽还有不乐意的嗎？咱們就这么办啦。」

「那您就吩咐甚么时候去吧！」

「這是孩子你的一件大事，咱們也得先預備預備呀，叫他來個『開門兒紅』才行哪！可是話也得先說到頭里，凡是到這兒來的主兒，你有話，免不掉就有你滿意的，也有不滿意的；有歲數小的，也有歲數大的；有手緊點兒的，也有手松點兒的；也甭管人家是甚麼樣兒，咱們也得接待他，可不能由着性子，把人家給得罪了。」

「娘，我懂得。」

「懂得就好，再說，你跟你那些姐姐們可不同啊，娘在你身上下的心思也大的多，所以咱們也得單規定一個價兒，這個價兒如果賣好了，那就是該着咱們有財，媽媽這點兒本錢就算沒白下了。」

「您說吧，怎麼着都行。」

「咱們不是光陪客嗎；到這兒來喝壺茶，咱們收他五兩銀子。」

五兩銀子，在當時可值錢啦！

「喝壺茶五兩銀子，就按孩子你來說，客人絕不能夠少了。他來這兒喝壺茶要嫌時候小哇，可是外面的客人還一幫挨一幫的等着哪，要老伺候他一個人兒啊也影響咱們的收入啊！咱們這麼辦，你不是會下棋嗎，他要打算多坐一會兒，你就陪他下盤棋；下盤棋，再收他五兩銀子。他要是點你歌、舞、彈、唱啊，那另外再請他多賞錢。你看，這麼辦怎麼樣？」

「您怎麼規定怎麼好！」

從這天起，這事兒就算定規下來了，蔡婆子就開始給瑞云準備東西。嚇！穿的、戴的，不但都挑好的，而且預備的還特別多，特別全；衣裳一天換三身兒，一個月都穿不上重樣的，天

稍微热点兒穿甚么样兒的，稍微冷点兒穿甚么样兒的，早就有做衣服的給拈配好了。头上戴的更不用提了，各式各样的簪、环、首飾，都是金的——完全都是赤金打的。沒有几天的功夫，全部預备齐了，打發自己家里的僕人到「院」里去送信兒。

瑞云到「院」里去，「院」里也得有份兒准備呀！应当住哪屋，事先都安排好了，老早就糊一新。瑞云自己住三間屋子，头里單有明三暗五的一排房子，是会客用的，叫会客廳。另外还預备了兩名丫环，是專为伺候瑞云的。又規定好了，蔡婆子本人做「跟人兒的」——蔡婆子是單有她的一份兒心思，交給别人不放心。通盤都准備好了，瑞云就進「院」开始接客了。

一進院，開門兒紅。嚇！了不得！由早晨到后半晌，一直到夜間三更多天不到四更天，那人哪，是穿流不息，甬打算有一會兒消停。天天如此，如此天天，哪一天也是这样兒。一天一天的，人还是越來越多。

「嚇！有个新出手兒的姑娘，叫瑞云，你見過沒有？」

是好嫖的，沒有不到这兒瞧瞧瑞云的，瑞云的名望是越傳越远，越傳越大。并且逢是來这兒的主兒，都不疼錢。

「嚇！坐一會兒就是五兩銀子呀！」

「五兩！再坐一會兒，下盤棋，又是五兩！」

「嫌多啊！嫌多你別去呀！就这样兒还挨不上个兒哪！」

这就是外头一街兩巷紛紛的談論。

頂到瑞云十五歲，十六歲，來的人就更多了，名聲也就越大了。

這城裡有一位秀才，姓賀，這個人很年輕，年紀也不過廿四五歲，苦啊！怎麼說苦啊？他的爹娘早喪，家裡沒有兄弟姐妹，就他孤苦伶仃一個人，還沒有訂婚哪，自己一個人兒過着一份兒苦日子。當初父母在世的時候，日月就不怎么強，父母去世，自己一點進項也沒有。好在這所房子還是自己的，不必另出租錢。有十畝地，這十畝地呀，不是怎么好的地，完全都是薄沙地，他自己也不會耕種，也就湊合着自己餓不着就是了。穿衣服更談不上，從來不跟人家比。別瞧他窮到這個份兒上，念起書來還是真專心，這一帶的同窗學友，哪一個也比不上人家賀生賀秀才學問深。當地讀書人成立了一個文社，別人也許三天、也許五天，不定隔几天才來一趟，唯獨賀生，天天必來。來到文社，除掉和同窗們研究文章以外，就埋頭讀書。賀生這人，還有一點好處，就是對待別人，一點小器的地方也沒有，別人要有甚麼不明白不會的地方來向他求教，他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尽，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訴人家才高興，因此和文社中的同窗學友，关系非常好。

每天一早晨，文社來的人還不齐的時候，大家總是閑談一會兒，年輕人湊在一塊兒，說甚麼的也有，人家談話，賀生在旁邊拿一本書看，高興了就多听兩句，不高興就少听兩句，自己是不輕談、不輕笑。

這一天，所來的這几位，都在一塊兒喃喃咕咕，談的還都是那一件事，你一言我一語，在這邊說話，他們是越說越高興越說越沒完，賀生賀秀才在旁邊讀書，他是越听越不耐煩。

「啊！諸位學兄，由打最近這一年以來，你們每天所交談的，總离不开『瑞云』兩個字，我想這『瑞云』，也不過是一個青樓的妓女，即使姿色長得好看一些，也不過是朝秦暮楚，有甚

么值得諸位學兄如此贊美的呢？」

「甚么？『不過是一個青樓的妓女』？哼哼，這妓女的才學，准保在我我弟兄之上，不在咱們弟兄以下。」

「噢！」

「說甚么『朝秦暮楚』！你还是別把她看低嘍！咱們這杭州城里大財主、闊公子可多了，你越是有錢，她还是越不喜歡你，花多少錢，連个笑臉都買不來的有的是。」

「兄弟，你是沒見過人家，也就很難跟你談了，人家瑞云哪，琴、棋、書、畫、詩、詞、歌、賦是無所不精，可是跟你談她有多少多少的好处，你也是个不知道。不過既生在杭州，長在杭州，真要是此生此世沒有見過瑞云哪，可真是天大的遺憾！」

「怎么說是天大的遺憾呢？」

「你聽說有这么一句話嗎？『人是地靈仙』哪，倘若隔个三、兩個月不見，就許出去几百里地，咱們这个歲數，保得住就不出門啦？永远在这个地方嗎？比方說，有那么一天，你出門在外了，离咱們這兒有个百八十里地的，還不用說很远，碰見个朋友，一說閑話：『您府上哪兒的人哪？』『杭州。』人家一听你是杭州的，跟你这么說吧，兄弟，离咱們這兒远了不敢說，三、二百里地以內，沒有不知道这个瑞云的。也許人家跟你打听：『您在杭州，跟您打听个人，您見過嗎？』你一定要問了：『您打听誰呀？』說：『有个著名的妓女，人人称呼她为花中之魁，她本名叫瑞云，不問可知，您当然瞧見過了？』你一搖頭說：『沒有，倒是听朋友念叨过，这个瑞云我还是一回也沒有見過。』人家還許不信哪。你要接着說：『的确，我是从

來不說瞎話的，實在沒見過。」人家点点头，一掉臉兒呀，兄弟！就能在后头冲你撇嘴。撇嘴是因为甚么？「哼！这位还是杭州的人哪！連大名鼎鼎的瑞云都沒見過，这人还活个甚么勁兒！」这可是你一輩子的遺憾哪！可惜你还是咱們这个地方的人哪！」

这些学友們，你一言我一語的，說的賀生也动了心。

「我就不信在妓院之中会有这样出色的女子，冲你們这么一說，我还是非得去看看不可！但不知去一趟需要用多少錢哪？」

「你喝壺茶，五兩銀子。」

「嚇！五兩！」

「下盤棋，又是五兩。」

「噢，又是五兩！」

「啊，对啦。」

「多少錢，我也得看看去。」

說着話，天够时候了，哥兒几个，由文社分手，各自回家啦。

別位学友回家去就不說了，單說这位賀生，一边往回走哇，一边脑子里思索这件事：「你說是去呢还是不去呢？去吧，这种地方，从來沒去过，还真觉乎有点兒别扭的慌。再說，还得花很多很多的銀子，我也沒地方弄去。而且像我这样一个一貧如洗的寒酸秀才，就是弄到銀子，到这种地方也得受人家白眼，碰巧就許惹一肚子气回来。还是不去的好……可不去吧，如果这个瑞云，真要是个埋沒在風塵之中的一位博学多才、品貌兼优、光明磊落的好女子，我

賀生竟無緣結識，失之交臂的話，他們几位說的好，那可真称得上是我終生的一个大遺憾，我呀，說甚么也得去一趟。」

「去可是去，可這五兩銀子，又從那里去弄呢？」賀生是越想越得去，越想越沒法弄這五兩銀子。一直來到自己的家門口，過來把門鎖開，推門進來。進到屋里，趕緊打開抽匣，數了數，就有几吊錢，差的遠哪，坐下一琢磨，又站起來了；他來回的走溜兒，瞧瞧這兒，看看那兒，心里想着怎么弄這五兩銀子。忽然間一想啊，有主意了！「現在這個天氣呀，一天比一天暖和了，被褥可就蓋不着了，我呀；把它給当了，這還當不了五兩銀子？」想到這兒，心里高興，拿笤帚掃了掃，連被帶褥子卷在一塊兒，把它系好了，扛着直奔典當鋪。到了典當鋪扛進去，把被褥扔在櫃台上，人家打開瞧了有半天：

「當多少？」

「當五兩銀子，不要多寫。」

「多寫！哈哈，先生！這不成您哪，五兩可當不了，給您十足價兒，四兩銀子。這個呀，值不了五兩。」

這明明是看賀生老实，沒當過當，這叫做欺負人。銀子不夠，你可以不當呀！賀生點頭就答應了：

「四兩！四兩就四兩吧！」

當鋪的伙計給賀生寫好了當票，交給了他，把四兩銀子也給了他。賀生把當票折了折，掖在口袋里，把銀子帶好了，出門往家里走。越走心里越别扭，「四兩銀子还是不够哇！」回家

又找了會子，翻出來几部暫時用不着的書，包了有一包袱，又當了一兩銀子，算是把五兩銀子湊上啦。他这才高高兴兴的要去見識見識這位出了名的妓女——瑞云。

來到妓院，他一看，門口兒高挂着一個大牌子，上面寫着「瑞云」兩個字，他心里想：「是這兒嘍。」一看大門兒，挺款式，門道里头有几張桌，桌子旁边有几个凳子。在凳子上，坐着有三、四個人，全是短打扮，帽子全都那么歪戴着，大概是吃飽了，喝足了，挺着胸脯冲着天直打嗝：「呃……」都是這個架式。賀生心里明白：「不用說，这几位都是這兒的伙計，我呀，不理他們。」他照直就往里面走，那几個人眼皮抬了抬，也沒站起來，賀生剛下了門道的台階兒，就聽見这几個人之中可也不知道是哪位，帶搭不理的喊了一聲：

「瞧廳——」

賀生心說：「這是看着我沒錢哪，可我也不是冲着你們几位來的，你們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們，咱們兩便了。」

賀生一步一步的往里走，進了二門，嚇！好闊的地方！高大的房子，院子里是方磚鋪地，院子當中擺了一圈養魚缸，魚缸里甚么样的金魚都有，兩旁边石榴樹、夾竹桃。賀生這兒正看哪，聽見有人說了一聲：「這邊兒請！這邊兒請！」抬頭一看，在廊檐門口站着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婆子，原來就是瑞云的領家媽媽蔡婆子。

蔡婆子早就看見賀生了，她一看這身穿章打扮，心里就老大不高兴，谁知道油水多不了。可是當官兒的不打送禮的，窮富人家也是一個主顧哇，這才招呼了一聲，滿臉堆笑的迎上前來：

「哟！您早吃飯啦！」

賀生抬頭瞧了瞧蔡婆子，見她頭戴金首飾，衣服也很闊氣，看这样子，准是这里面一位管事的人兒。隨口應了一聲：

「嗯！吃飯了。」

「您請屋里坐吧！」

說着話，蔡婆子緊行几步，高挑帘櫳，賀生迈步進去，進到屋里一瞧，牆壁上挂的都是一些古今名人的字畫兒，櫥櫃里陳設的古玩，玉器也不在少數。還挂着几幅瑞云自己親筆的字畫兒，这几幅字畫兒与那些名人的字畫兒挂在一起，是毫無遜色，賀生不由的心中點頭稱贊。蔡婆子把帘子放下，容等賀生看了一下屋中的陳設以后，忙向賀生讓坐。賀生落了坐，蔡婆子問道：

「大爺，把姑娘都叫過來給您看看吧？」

「不用都叫來，我聽說你們這兒有一位瑞云姑娘，我是特地前來看她的。」

「噢！」

蔡婆子答应了一声，有許久的功夫沒有言語。她心里想：「就冲他这个穿章打扮，我真要
把瑞云叫過來呀，她一瞧准得撇嘴：『媽，您這可不对，何必連这样的主兒也給讓進來呢！』
她准保不高兴。可人家既指名要看瑞云，又說不出不叫人家看來。」想到這兒，这才答应了一
声：

「大爺，您想看看瑞云哪！」